



日本百科全书知识文库

た

張子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日本百科知识文库

日本 书法艺术

王勇 主编 陈小法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书法艺术/陈小法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3

(日本百科知识文库/王勇主编)

ISBN 978-7-5321-3721-3

I. ①日… II. ①陈… III. ①日文-书法

IV. ①J2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8813 号

总 策 划: 毛丹青

统 筹: 郑宗培

责任编辑: 杨 婷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日本书法艺术

陈小法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 图、文 192 面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21-3/Z · 19 定价: 60.00 元(共三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序一

中日之间的“距离”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 勇

谈到中日关系，时下流行“一衣带水”。把浩瀚的东海，比喻作一条衣带，显然有悖地理学常识。所以说这个比喻，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带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折射出特定时期的政治氛围。

中日之间究竟相隔多远？在现代测量技术发明之前，人们的距离感，往往依据心理尺度。查阅古代文献，《后汉书》说“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乐浪（今朝鲜）距中原还有好几千里，所以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构图中，日本列岛隐现在缥缈的天涯海角，史书称之为“绝域”。

远不可及的距离感，给人驰骋想象的空间，衍生出种种幻觉。中国习称日本为“扶桑”、“东瀛”、“方壶”等，意思都是仙人所居的海外神山。直到清朝末年，现代科技知识已经比较精确地测定中日之间的距离，但大多数士大夫依然雾中看花般的认知日本。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叹息，中国文人视日本“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这种朦胧的距离感，把日本虚化为世外桃源，妨碍中国人认识真实的日本，危害不可谓小。

然而，历史上中日之间也有过几次近距离接触。明朝时，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宣称吞并大明、坐镇宁波。明朝出兵援朝，经

过短兵相接，往昔令人向慕的“神仙”，一变而为毛骨悚然的“怪物”。翻看明代传奇《斩蛟记》，丰臣秀吉被描绘成头似巨钟、赤发披面、双目喷火的巨蛟，即可为一证。

元明之际，倭寇跳梁，频频出没东南沿海，在民众中造成空前恐慌。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倭寇图卷》与北京国家博物馆藏《抗倭图卷》异曲同工，画中的倭寇下身赤裸、光头跣足、肩扛刀枪、身缠斑衣、面目狰狞。明人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提到一本叫《海乱鬼录》的奇书，解释海乱鬼是“倭海鱼名”，人们用以指呼“倭贼”。《运步色叶集》载：“海来乱鬼……亦作鲛。”据1603年的《日葡辞书》，“海乱鬼”读作 Cairagui，“似鲛之鱼”，是一种皮呈梅花斑的食人鳌鱼。抗战时期，中日生死肉搏，“海乱鬼”定格为“鬼子”，日本人被彻底妖魔化了。

回顾中日交往历史，日本离我们太远，超出正常的视觉距离，容易被虚化为神仙；日本离我们太近，甚至引起肢体摩擦，常常被异化为鬼怪。好比用望远镜瞭望，模模糊糊地产生海市蜃楼的错觉；如果拿显微镜观察，局部的瑕疵会被无限扩大。谚云：“远看似朵花了，近看全是疤。”中日之间远近距离错位，正应此验。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都面临重新调整焦距的问题。焦距调大了模糊，焦距调小了障眼；谦卑地仰观对方难窥全貌，傲慢地俯视对手易失准头。

2006年9月，侨居日本的双语作家毛丹青先生，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题目是“一个‘等身大’的日本”。他用不卑不亢的眼神观察日本，用不褒不贬的语气描述日本，引起听众广泛共鸣。事后他南下杭州，我们谈古论今，深感实现中日真正的友好，双方必须平等对视，切忌刻意美化或丑化。

我们的上述想法，获得日本伦理研究所丸山敏秋理事长赞同，经过多次磋商，2007年10月宣告“梦幻工程”启动。此工程的主要内容，即通过编写一套《日本百科知识文库》，系统客观地介绍日本的方方面面，确保民众在最佳距离审视对方。我们的终极理想是“平等对视”，所以期待日本也能出版《中国百科知识文库》。

序二

日本 社团法人伦理研究所
理事长文学博士 丸山敏秋

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邻邦，从古代开始，我们的祖先就不畏惊涛骇浪，开始了两国之间的人流与物流的交往。日本人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引进了中华文明，一边取舍，一边努力消化。中国对日本而言，是伟大的先师，是应该学习的典范。与此同时，在亚洲之中的日本文明较早地完成了近现代化的进程，对中国也产生了相对的影响。

中国人与日本人从外表上看很像，包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汉字，共同拥有儒教的历史，乃至吃饭时用筷子都是一样的。当然，不同国度的人，无论在生活中习惯上，还是思维方式上，都有明显的差异，这也是一个事实。

所谓“摩擦”的发生，古今皆有之，究其起因，恰恰是因为我们没能理解上述的差异而造成的。不了解对方是会造成悲剧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今天，世界的文明步入了新的历史篇章，诞生于西方，被强大的科技力量支撑的近代文明正在面临着变革。从地球规模上着眼，所有的事物都必须以持续而可能的视点观察。尤其是在东亚各个领域的连带关系，也应该得到空前的强化。

在上述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共同享有正确的知识，这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之一。为了使中国与日本之间不再发生无益的困惑与误会，两国相互加深理解，我们构想了这套《日本百科知识文库》。

著名的双语作家，神户国际大学毛丹青教授是我 25 年的朋友，他介绍我结识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学术专家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王勇教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我们一起讨论这一“梦幻工程”，真的犹如昨日般明晰。如今初步实现了这一构想，我由衷地高兴，并期待这套文库作为中日新时代的桥梁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姊妹文库，我也期待《中国百科知识文库》在日本出版发行。

目 录

序一 中日之间的“距离”	王 勇
序二	丸山敏秋

第一章 日本书法简史	001
------------------	-----

第一节 日本书法的起源	002
第二节 弥生时代（前 3 ~ 3 世纪）	003
第三节 大和时代（4 ~ 6 世纪）	006
第四节 飞鸟时代（538 ~ 710 年）	010
第五节 奈良时代（710 ~ 784 年）	015
第六节 平安时代（784 ~ 1192 年）	022
第七节 镰仓时代（1192 ~ 1333 年）	032
第八节 室町时代（1333 ~ 1603 年）	039
第九节 江户时代（1603 ~ 1868 年）	050
第十节 明治、大正、昭和时代（1868 ~ 1989 年）	056

第二章 日本历代书家	067
------------------	-----

第一节 古代书法家	068
-----------------	-----

第二节 中世书法家·····	093
第三节 近世书法家·····	108
第四节 近代书法家·····	127
 第三章 日本历代书法名作·····	 139
第一节 古代名作·····	140
第二节 中世名作·····	162
第三节 近世名作·····	167
第四节 近代名作·····	169
 后记·····	 172
参考书目·····	174

第一章 日本书法简史

第一节 日本书法的起源

书法，是东方艺术最美丽的瑰宝之一。它起源于中国，又逐渐流传到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日本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回顾日本的书法史不难看到，中国各个朝代书法的变革，不断给日本书法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到了平安时代后期，日本特有的假名书法兴起，形成了与中国书法不同的风格，也就是日本书法史上所谓的“和样”系统。其实，片假名也好，平假名也罢，最初都脱胎于汉字，是汉字的一部分或者变形而已，其渊源还是中国文化。因此，日本书法中的“和样”还是“唐样”，与中国书法在原理上最终还是共通的。

日语中亦有“书法”一词，但和汉语意思不同的是，它一般指文字和文章的书写方法，真正所谓的文字（汉字和假名）书写艺术一般用“书道”一词来表示。其实“书道”一词据说直到江户时代后期才出现，而这之前普遍使用“入木道”一词。此处的“入木”当然与我国书圣王羲之有关。唐朝的张怀瓘在《书断·王羲之》中有“王羲之书祝版，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之句，来形容王羲之的笔力极其遒劲。从中也可见中日书法的渊源关系。那么，日本书法到底起源于何时？

由于书法归根结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所以要探讨日本书法的起源，首先要解决汉字在日本出现与运用的时间问题。

据说日本的全国高考试卷中，曾经有一道出现频率极高的问答题：“日本最古的文字资料是什么？请用汉字回答。”若在十几年

前，只要答出《江田船山古坟铁刀铭文》、《隅田八幡宫铜镜铭文》、《倭王武上表文》中的任何一个，便可获得满分。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上述3件资料，是古代倭人留下的最早的文字记录。然而，近年的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使这一古代史“常识”受到挑战，部分学者主张弥生人已经开始使用汉字。

第二节 弥生时代（前3~3世纪）

江户时代的天明四年（1784）二月二十三日，在筑前国那珂郡志贺岛上，叶崎农民甚兵卫发掘到一枚白文金印，上有“汉委奴国王”五个篆字。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证实，这就是《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的后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的印绶，是属于还没有用纸作为书写材料的时代，故而是阴刻的印。¹

此外，王莽铸造的货币——货泉也在日本出土。可见，汉字虽然很早就随着物品传到了日本列岛，但从当时日本人的教养来看，还远远未被接纳。因此，也不能以此作为日本书法的起点。

公元3世纪前后，大陆移民从海陆两途东徙，不仅将水稻农耕和金属器皿传到日本，同时还应当带去汉字文化。弥生遗址出

1. 富谷至著、刘恒武译《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土的舶来金印、货币、铜镜等上的汉字，便是确凿的物证。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些汉字对弥生人而言，仅仅是一种饰纹，文字作为文化载体并未被接受。弥生人难道真的与汉字无缘吗？

一、文献记载

《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明确提到邪马台国与曹魏之间有外交文书的来往：景初三年（239）卑弥呼遣使魏都，明帝“诏书报倭女王”，翌年带郡使梯俊“奉诏书、印绶，诣倭国”，卑弥呼“因使上表，答谢恩诏”；正始六年（245）“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二年后带方郡使张政“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谕之”。

“诏书”、“表”、“檄”均是用汉字写成的文书，说明邪马台国具有解读汉字诏书、撰写汉字表文的能力。根据“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的记录，伊都国设有检查、核对外交文书的机构。

二、文字实物

1957年至1958年期间，金关丈夫、国分直一在发掘种子岛广田遗址时，发现一种雕有蟠螭纹的贝符（贝札），有些贝符表面刻着“山”字，笔法有汉魏隶书风韵。部分学者认为“山”是“仙”的省笔，与徐福东渡求仙有关。¹由于贝符出土于弥生遗址，学界对“山”是否属于汉字持谨慎态度，因而没有引起广泛关注。

然而最近几年，有关弥生汉字的出土消息时见报端，择其要者

1. 森浩一编《日本的古代1倭人的登场》，（日本）中央公论社，1985年，第61页。

介绍如下:长野县根塚遗址(3世纪后期)的粗陶上,用线条刻有“大”字;福冈县三云遗址(3世纪)的陶瓮颈部,刻有“镜”的省笔“竟”字;三重县大城遗址(2世纪前期)的粗陶上,刻有“奉”“幸”“与”等字。¹

尽管对上述汉字的认定与判读,学术界还存在一些分歧,但这不妨碍我们作出如下结论: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早在弥生时代,大陆移民已将汉字文化传入日本;邪马台国拥有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识字集团,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实际使用汉字。

我国研究日本书法最主要的学者之一陈振濂曾说:“有了汉字就有了书法。最早在日本流行的各种汉字作品,无论是刻在铜器上还是写在纸帛上的,也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应用目的,只要有存在就构成了日本书法史的第一幕。”²这里所谓的“有了汉字”,并不能直观地理解为日本列岛上出现了汉字,而应该是指该岛上的人开始使用汉字,至于其目的是饰纹还是实用并非主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书道史的起点(萌芽)可以追溯至弥生时代中后期左右。

1. 高仓洋彰《弥生人与汉字》,载《月刊考古学专辑》总440期,1999年1月。

2. 陈振濂编著《日本书法通鉴》,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1页。

第三节 大和时代（4~6世纪）

一、汉籍初传日本

关于汉籍最早传入日本的史载时间，学界通行“王仁传入说”，根据是《古事记》“卷中·应神天皇”条中的记载，即王仁于应神天皇十六年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入日本。¹ 对这条记载，学界一直有着不同见解。一是因“应神天皇”是一位介于传说与史实之间的人物，所以其年代众说纷纭。日本史学家井上光贞界定为四世纪后半期。但也有把应神天皇十六年界定为三世纪末的285年。² 二是汉籍的传入者以及书名。中国学者王勇认为日本汉籍首传者应推阿直岐，理由是博士阿直岐于日本应神天皇十五年（215）受百济王派遣来日后，曾教授太子“经典”。这其中应该使用了某些教科书，而这教科书正是阿直岐从百济带来的汉籍。同时，朝鲜史书《海东绎史》也确实记载了阿直岐携《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来日本。³ 当然，对于传入日本的具体汉籍名如《论语》和《千字文》，日本学者东野治之认为这不可信，只能认为是学问以启蒙教科书的形式传至了日本。⁴

1. 严绍璦《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2. 富田富贵雄《日本书道史概说》，（日本）西日本法規出版，1987年，第6页。

3. 王勇《书籍的中日交流史》，国际文化工房，2005年，第13~14页。

4. 东野治之《〈论语〉〈千字文〉和藤原官本简》，《正仓院文书和木简的研究》，（日本）塙书房，1977年。

日本书坛泰斗中田勇次郎曾说：“中国的书法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而日本的书法大约是从大和时代即公元5世纪初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来日，传来该国的文物、制度时才开始的。”¹因此，中田勇次郎认为日本书法从大和时代才真正开始，并且此时期日本主要通过百济来摄取中国南朝文化，因此亦称之为“大和时代的百济书法”。

《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全文记载了明帝那份255字的诏书，遗憾的是对卑弥呼的“上表”却只字未录。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弥生文字”，均是构不成文意的单个汉字，而且除“山”字贝符外，大多笔画残缺或模糊不清。

这种情况到了古坟时代大为改观，使用汉字的数量和质量均明显提高。倭王武于升明二年（478）呈献给宋顺帝的国书（表文），是现存古坟时代汉文的最高杰作。

大和朝廷既然受南朝册封，那么使者携带国书便属理所当然，如宋元嘉二年（425）倭王赞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宋书·倭国传》），这次“奉表”要比倭王武“上表”早半个世纪。可以想见，倭国每次遣使南朝，必然伴随大量往来文书，而执掌这些外交文书的“文首”“史部”等，无疑是大陆移民中的知识阶层。倭王武的“上表”，有人认为出自“吴孙权男高（孙登）”后裔、史部身狭村主青之手。

古坟时代的文字资料，除倭王武“上表”等外交文书之外，还有可信程度更高的金石文字，兹择要介绍如次。

1. 中田勇次郎《中国书法在日本》，蔡毅编译《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120～141页，中华书局，2002年。